



百年经典学术丛刊

# 广校雠略

张舜徽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百年经典学术丛刊

# 广校雠略

张舜徽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广校雠略 / 张舜徽著. —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 
2013. 11

(百年经典学术丛刊)

ISBN 978-7-5325-7069-0

I. ①广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校雠学 IV.

①G256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32199 号

百年经典学术丛刊

广校雠略

张舜徽 著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 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(1)网址:[www.guji.com.cn](http://www.guji.com.cn)

(2)E-mail:[guji1@guji.com.cn](mailto:guji1@guji.com.cn)

(3)易文网网址:[www.ewen.cc](http://www.ewen.cc)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

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635×965 1/16 印张 9.75 插页 2 字数 136,000

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2,100

ISBN 978-7-5325-7069-0

K·1795 定价:22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公司联系

## 广校讎略自序

舜徽少时读书，酷嗜乾嘉诸儒之学，寝馈其中者有年。其后涉猎子史，兼览宋人经说，见书渐广，始欲然不自谦，泛滥群籍，于汉、宋诸儒，独宗二郑，以为康成经术，渔仲史裁，譬诸灵海乔岳，无以益其崇深。两家涂辙虽殊，而所以辨章学术之旨则无不同。后世经师徒服康成注《礼》笺《诗》，精审无匹，而不知其谱《诗》赞《易》、《书》，甄论六艺，叙三《礼》目录之功，为尤不可泯。千载悠悠，则亦未有能真知郑学者，因欲为书发明之，未暇也。叔季祸乱相仍，由学不明，士不幸而躬逢其厄，苟能考镜原流，条别得失，示学者从入之途，其于振衰起废，固贤乎空言著书。二郑起于汉、宋之末，独以此为兢兢，亦岂无微旨哉！舜徽愚弩，才识不逮古人万一，固已慕其所为而深服膺之矣。乱中逃窜四方，饥寒相捣，温经校史，流览百家，穷日夜不辍，积之十年，始于群经传注之得失、诸史记载之异同、子集之支分派别，稍能辨其原流，明其体统。证之刘、班所录，隋、唐史志所论，下逮宋、明以来私家簿录所记，固有合有不合，偶有新悟，随笔记之，以迄今兹，稿且盈尺矣。频年为大学文史者言校讎之学，因称举及此，择其浅明易了者，事各为篇，相与讲论。首正校讎之名，次辨著述之体，复厘析乎二千年来儒学大小浅深之故。凡此数事，关涉非小，故论议所及，务致其详。若夫部类分合之际，书籍散亡之原，以及校正讹谬之术，旁

涉搜辑遗书，审定贗品，虽属附庸，尤为纲领，因论立题，各相统摄，乃效郑氏《通志·校雠略》之体，稍加铨次，都为百篇，命曰《广校雠略》。乌呼！渔仲之学，精矣博矣。为书虽简，而发例弥周。后人无其才识，乃欲追望后尘，虽十驾何由相及！顾持论归乎至平，立义期于有据，不敢发奇诡激厉之论，上海通人，下欺新进，区区之心，聊欲附于补偏救弊之末，亦庶几可以寡过云尔。

公元一九四五年十二月，沅江张舜徽记于仪二郑斋。

此书始属稿于一九四三年，后二年始付刊行，仅刷印五百部，故流布甚稀。当时为大学文科讲授“读书指导”，即以此为教本，原以津逮初学，故卑之无甚高论。阅今二十年，学不加进，偶取览之，犹觉其中不无千虑之一得，故近岁撰述《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》一书，亦摘取此中言校勘、辨伪、辑佚诸篇之义，为敷论之，顾未及全书四之一也，今二书仍可并行焉。又尝以为校雠之学，首必究心于簿录之体，而后辨章学术有从入之途；次必推明传注之例，而后勘正文字无逞臆之失。古人著述不言例，而例自散见于全书之中。后人籀绎遗编，多为之方，以穷得其例，信能执简驭繁，持类统杂，施之初学，尤为切要。早岁尝撰成《汉书艺文志释例》，以明刘、班叙录群书之旨；撰《毛诗故训传释例》，以究经注之原；撰《世说新语注释例》，以穷史注之变。惟《世说》一例未授之梓，余则尝于一九四六年刊入《积石丛稿》。今并取此三者，附刊于《广校雠略》之后，以见相互表里之意云。

一九六二年八月五日，舜徽补记。

## 目录

广校讎略自序 /1

广校讎略卷一 /1

校讎学名义及封域论二篇 /1

目录板本校勘皆校讎之事 /2

目录学名义之非 /3

著述体例论十篇 /3

古人志在用世不得已而后著述 /4

古代著述皆可目为史料 /5

拟古著书之始 /5

著作编述钞纂三者之别 /6

编述体例 /7

太史公书为编述之正体 /8

钞纂之书不可混于著述 /9

钞纂之书日盛而著述日衰 /9

官修之书无关著述 /10

施教之书与著述异体 /11

著述标题论八篇 /11

古人著述皆书成之后始有大题 /12

《论语》《孟子》之名皆后人补题 /13

一书而数易大题者宜详其变革 /14

著述自为篇题起于记事之书 /15

诸子名篇新异为著述之始衰 /16

经传篇题多经后人增损 /17

古书分章别题皆后人所加 /17

篇中之标题 /18

广校讎略卷二 /19

作者姓字标题论五篇 /19

古初著述不自署名之故 /19

魏以后学者始自名其书为子 /20

说经之书称氏皆出于后人追题 /21

后世著述自题某学之谬 /22

著述自题姓字之始 /22

补题作者姓字论四篇 /22

误以传学之人为著书之人 /23

误以后师之书为古人之书 /23

误以注述为著作 /24

误以承学为先师 /24

援引古书标题论八篇 /25

称引书名之失实 /25

称引书名之从省 /26

称引书名有不宜从省者 /27

称引书名有增新于其旧者 /28

称引官修诸书不当标举一人 /29

书有名近而实殊者不可连举并称 /30

称引篇目不可据后人改本删标题字 /30

称引篇目不可误连注述之名 /31

广校雠略卷三 /32

序书体例论五篇 /32

序书之正体 /33

序书之变例 /33

后人移古书序目于篇首 /34

后人著书不复为叙传之故 /35

传注家序书之体 /36

注书流别论二篇 /36

注述之业不外十科 /38

集解义疏体例 /39

书籍传布论二篇 /39

简纸与篇卷 /40

印刷术盛行后之利弊 /41

书籍散亡论二篇 /41

书之亡佚不尽由于兵燹 /42

书籍散亡之迹 /43

簿录体例论四篇 /43

簿录所载未必能概一代之全 /43

史志之不同于官簿私录 /44

著录之例一书不嫌重见 /45

造书目者止录当代著述始于王俭《七志》 /46

部类分合论七篇 /46

五经总义 /47

起居注与实录 /48

纪事本末 /48



史钞 /49

时令 /50

谱录宜归类书 /51

小说 /51

广校雠略卷四 /52

书籍必须校勘论二篇 /52

辞句误夺一字误衍一字之关系 /53

字体误增一笔误省一笔之关系 /54

校书非易事论四篇 /54

校书责任专才 /55

校书必资众手 /56

校书必熟于群籍 /57

校书必深于小学 /57

校书方法论六篇 /58

不可轻于改字 /59

取相类之书对校 /60

据古注以校正文 /61

类书及古注不可尽据 /62

旧本书不可尽据 /63

宋刊本不可尽据 /63

清代校勘家得失论三篇 /64

考证家不妄改字 /64

考证家之校勘复有专门博涉二派 /65

金坛段氏之勇于改字 /67

审定伪书论三篇 /67

汉人辨伪之法 /68

伪书不可尽弃 /68

古书多附益之笔 /69

搜辑佚书论五篇 /69

辑佚之依据 /70

古人援引旧文不可尽据 /71

辑佚之难于别择 /72

辑佚之必须有识 /73

辑佚为学成以后之事 /74

广校讎略卷五 /75

汉唐宋清学术论十八篇 /75

辨章学术始于太史公 /76

郑氏校注群经实寓辨章学术之意 /77

经师家法亡于东汉 /78

唐初诸儒论学有不同于后世者 /78

唐代史学实有承先启后之功 /80

昌黎韩氏实开两宋学风 /80

宋史分立儒林道学二传之故 /81

两宋诸儒实为清代朴学之先驱 /82

宋人经说不可尽废 /83

宋世私门校书之盛 /84

清代兴起之师 /85

乾嘉诸儒囿于治经之弊 /86

乾嘉诸儒著述非初学所能读 /87

道咸以下清学渐衰 /88

道咸以下学者依附乾嘉之弊 /89

道咸以下学者模拟著书之非 /90

群经新疏未必尽善 /91

专精与博通之辨 /92

凡书五卷十九论一百篇

**附录三种 /93**

汉书艺文志释例 /93

毛诗故训传释例 /115

世说新语注释例 /131

# 广校讎略卷一

## 校讎学名义及封域论二篇

近世学者于审定书籍，约分三途：奉正史艺文、经籍志及私家簿录数部，号为目录之学；强记宋元行格，断断于刻印早晚，号为板本之学；罗致副本，汲汲于考订文字异同，号为校勘之学。然揆之古初，实不然也。盖三者俱校讎之事，必相辅为用，其效始著；否则析之愈精，逃之愈巧，亦无贵乎斯役矣。校讎之事，始于周宣王时宋大夫正考父校商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，以《那》为首（见郑氏《诗谱》）。秦火之后，书尤残缺，汉成帝时诏刘向等校书秘阁，此业乃称专门（汉初，张良、韩信序次兵法，武帝时杨仆纪奏兵录，远在刘氏之前，特未鸠集众才，统校群书耳）。校讎之名，亦自向定之，所谓“一人读书，校上下得谬误为校；一人持本，一人读书，若怨家相对为讎”是也。向每校一书，辄为一录，论其指归，辨其讹谬，随竟奏上。后又集众录，谓之《别录》，盖即后世目录解题之始。向校书时，广储副本，有所谓中书，有所谓外书，有所谓太常书，有所谓太史书，有所谓臣向书，有所谓臣某书，博求诸本，用以讎正一书，盖即后世致详板本之意。观向所为《战国策叙录》云：“本字多误脱为半字，以赵为肖，以齐为立。”然则向校讎时，留心文字讹误之是正，盖即后世校勘之权舆。由此论之，目录、板本、

校勘，皆校讎家事也。但举校讎，自足该之。语其大用，固在辨章学术，考镜原流。后世为流略之学者，多不识校讎，而好言目录，此大谬也。稽之古初，因校书而叙目录，自刘《略》、荀《簿》、王《志》、阮《录》，靡不皆然。盖举其学斯为校讎，论其书则曰目录，二者相因，犹训诂之与传注，训诂者其学也，传注者其书也。目录而可自立为学，将传注笺解义疏之流亦可别自为学乎？

右论目录板本校勘皆校讎之事

目录二字连称，昉于汉世，以此名学，则实始于宋人。苏魏公《谭训》卷四曰：“祖父谒王原叔，因论政事，仲至侍侧，原叔令检书史，指之曰此儿有目录之学。”据此可知北宋时已称目录学矣。近人谓最初见于王鸣盛《十七史商榷》者非也，特举此以当专门之业，取径窘隘，而自远于校讎流别之义，自清儒始耳。洪亮吉《北江诗话》所称考订、校讎、收藏、赏鉴、掠贩诸家，都十数人，所营不同，要皆乾嘉中以目录自雄之士（近人叶德辉《书林清话》补申北江之说，又为标举十数人）。校其所至，上者但能校勘文字异同，审辨板片早晚耳，盖已邻于书贾之所为，难与语乎辨章学术之大。章学诚尝斥其失曰：“校讎之学，自刘氏父子，渊源流别，最为推见古人大体，而校订字句，则其小焉者也。绝学不传，千载而后，郑樵始有窥见，特著《校讎》之《略》，而未尽其奥，人亦无由知之。世之论校讎者，惟争辨于行墨字句之间，不复知有渊源流别矣。近人不得其说，而于古书有篇卷参差叙例同异当考辨者，乃谓古人别有目录之学，真属詫闻。”（《遗书外编·信摭》）全祖望亦曰：“今世所谓书目之学者，记其撰人之时代，分帙之簿翻，以资口给，即其有得于此者，亦不过以为扃揅獭祭之用。”（《丛书楼书目序》）两家所论，至为明快。夷考世俗受病之由，盖原于名之不正耳。夫目录既由校讎而来，则称举大名，自足统其小号。自向、歆父子而后，惟郑樵、章学诚深通斯旨，故郑氏为书以明群籍类例，章氏为书以辨学术流别，但以校讎标目，而不取目录立名，最为能见其大。李兆洛为顾广圻墓志铭，反谓郑氏之书惟言类例，无涉校讎，此则囿于

世俗之见，而犹未足以测斯道之浅深也。

右论目录学名义之非

## 著述体例论十篇

世人动言著述，斯亦谈何容易！析言之，二字又有浅深之不同。《记》曰：“作者之谓圣，述者之谓明。”盖著之为义犹作也，难于述矣。焦循曰：“人未知而已先知，人未觉而已先觉，因以所先知先觉者教人，俾人皆知之觉之，而天下之知觉自我始，是为作。已有知之觉之者，自我而损益之，或其意久而不明，有明之者，用以教人，而作者之意复明，是之谓述。”（《述难二》）由此言之，作述之事，夫岂易言。儒者莫不宗师仲尼，然孔子曰：“苟有用我者，期月而已可也，三年有成。”又曰：“吾岂匏瓜也哉，焉能系而不食！”可知仲尼志在用世，初无意于著述。使得志行于时，其必不暇从事删订无疑耳。颜元曰：“孔子之不得用，乃周流，又不得用，乃删述，皆大不得已而为之者也。”（《性理书评》）章学诚曰：“儒家者流，尊奉孔子，若将私为儒家之宗师，则亦不知孔子矣。孔子立人道之极，未可谓为立儒道之极也。儒也者，贤士不遇明良之盛，不得位而大行，于是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，出于势之无可如何尔。人道所当为者广矣大矣，岂当身皆无所遇，而必出于守先待后，不复涉于人世哉？”（《原道中》）又曰：“学术之未进于古，正坐儒家者流误欲法六经而师孔子耳。孔子不得位而行道，述六经以垂教万世，孔子之不得已也。后儒非处衰周不可为之世，辄谓师孔子必当著述以垂后，岂有不得已者乎，何其蔑视同时之人而惓惓于后世邪？故学孔子者，当学孔子之所学，不当学孔子之不得已。然自孟子以后，命为通儒者，率皆愿学孔子之不得已也。以孔子之不得已，而误谓孔子之本志，则虚尊道德文章别为一物，大而经纬宇宙，细而日用伦常，视为粗迹矣。”（《与陈鉴亭论学》）章氏之言，尤为剴切沉痛，足以破二千年间士子之迷梦。自汉以来，述造日富，固有为著书而著书者

矣，学者尤不可不辨也。

右论古人志在用世不得已而后著述

朱一新曰：“古来文字，只有二体：叙事纪言者为史体，自写性真者为子体。圣人之言，足为世法，尊之为经，经固兼子史二体也。文事日兴，变态百出，歧而为集，集亦子史之绪余也。”（《无邪堂答问》）舜徽案：朱氏谓著述之初不外子史二体是也，以自写性真者为子则非也。盖古初有立言之书，有记事之书，立言为子，记事为史，二者体制不同，相须为用。扬榷而言，则立言之书，亦诸子百家学说思想史耳。明儒王世贞尝曰：“天地间无非史而已。六经，史之言理者也。编年、本纪、志、表、书、世家、列传，史之正文也。叙、记、碑、碣、铭、述，史之变文也。训、诰、命、册、诏、令、教、劄、上书、封事、疏、表、启、笺、弹事、奏记、檄、露布、移、驳、谕、尺牍，史之用也。论、辨、说、解、难、议，史之实也。颂、赞、铭、箴、哀祭，史之华也。”（《弇州四部稿·艺苑卮言》）李贽亦曰：“《春秋》一经，春秋一时之史也；《诗经》、《书经》，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；而《易经》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，史之所从来，为道屡迁，变易匪常，不可以一定执也。故谓六经皆史可也。”（《焚书·经史相为表里篇》）李氏此言，信足以补王说之所未备。而“六经皆史”之说，又远在章学诚之前矣（李氏以前，若王守仁《传习录》，亦已言五经皆史）。推此数家之言，以观古代著述，则何一不可统之于史乎？龚自珍尝言：“史之外，无有文字焉。”（《古史钩沉论》）非过论也。而古人所以读之之法，率不越一观字。故孔子告子夏读《书》，但曰：“《尧典》可以观美，《禹贡》可以观事，《咎繇》可以观治，《鸿范》可以观度，六《誓》可以观义，五《诰》可以观仁，《甫刑》可以观戒。通斯七观，《书》之大义举矣。”（见《尚书大传》）其平日教门人，恒以学《诗》为亟，亦曰：“可以观。”（见《论语》）郑玄注云：“观风俗之盛衰。”盖当时登诸简策，固以史料视之矣。自后世传注既兴，经名乃立。学者率屏子、史、群书，不得与六经伍。遂于立言、记事之外，别尊六籍为天经地义之书，

岂不过哉！

右论古代著述皆可目为史料

赵岐《孟子题辞》曰：“孟子退自齐、梁，述尧、舜之道而著作焉，此大贤拟圣而作者也。七十子之徒，会集夫子所言，以为《论语》。《论语》者，五经之馆辖，六艺之喉衿也。孟子之书，则而象之。”舜徽案：赵氏此言，直以拟圣作书昉于孟氏。然七篇之书，不必果出轲手，若谓道不行于当时，退与弟子讲明先王之道，略与仲尼同趣，则《汉志》儒家类自《孙卿子》以下，丛杂繁多，何一非欲托空言以自见者，皆谓之则象孔子可乎？虽然，汉世经生徇于禄利，惟重五经博士之学，于此七篇，率依诸管、晏、庄、荀，不复措意。尊信孟子，自赵氏始。赵氏欲矫时人之弊，移经生尊孔之心以及于孟，故不得不推扬之以与《论语》并论，用心良苦，遂忘其言之逾实，意固有在，学者可分别观之也。惟扬雄生于西京之末，见诸子各以其知舛驰，大氏诋訾圣人，溺于所闻而不自知其非，故时人有问雄者，常以法应之，撰为十三卷，象《论语》，号曰《法言》（《汉书》本传）。亦步亦趋，盖其所以自待者弥高，而班固论之曰：“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，以为经莫大于《易》，故作《太玄》；传莫大于《论语》，作《法言》；史篇莫善于《仓颉》，作《训纂》；箴莫善于《虞箴》，作《州箴》；赋莫深于《离骚》，反而广之；辞莫丽于相如，作四赋：皆斟酌其本，相与放依而驰骋云。”（本传赞）然则雄所述造，盖无文而不规效前修，又不第《法言》、《太玄》然也。著述之体，至此一变，自东汉以来，士子竞以著书为弋名之具，雄实开其先云（以前若吕不韦、刘安之书，乃纂辑体例，与私门著述不同。司马迁之书，则自创义例，与意存模拟者有别，皆当别论，不与此同也）。

右论拟古著书之始

载籍极博，无逾三门：盖有著作，有编述，有钞纂，三者体制不同，而为用亦异。名世间出，智察幽隐，记彼先知，以诱后觉，



此之谓著作；前有所因，自为义例，镕铸众说，归一家言，此之谓编述；若夫钞纂之役，则惟比叙旧事，综录异闻，或订其讹，或匡其失，校之二科，又其次也。昔王充《论衡》始成，或颂其可谓作者，充则曰：“非作也，亦非述也，论也。论者，述之次也。五经之兴，可谓作矣；太史公书、刘子政序、班叔皮传，可谓述矣；桓君山《新论》、邹伯奇《检论》，可谓论矣。今观《论衡》、《政务》，桓、邹之二论也，非所谓作也。造端更为，前始未有，若仓颉作书，奚仲作车是也；《易》言伏羲作八卦，前是未有八卦，伏羲造之，故曰作也。”（《论衡·对作篇》）舜徽案：王氏区群书为三科，而不自居作述之班，可谓知道术之浅深矣。论者，仑之借字也。于文，亼册为仑，盖即比次群言之意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曰：“《论语》者，孔子应答弟子时人，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。当时弟子各有所记，夫子既卒，门人相与辑而论纂，故谓之《论语》。”然则《论语》之名，实取义于纂辑。杂钞之书，斯为最朔矣。试循时代以求之，则汉以上之书，著作为多（历秦火而犹存，必有其卓然不可磨灭者）。由汉至隋，则编述胜（两汉传注，六朝义疏，以及史部群书，皆编述也）。唐以下雕板术兴，朝成一书，莫登诸板，于是类书说部，充栋汗牛，尽天下皆钞纂之编。昔人每教学者多读唐以前书，非贵远贱近，蹈人情之通患而不知返也，诚以先唐之书，多关作述，犹少空言。唐以下杂钞日广，语皆枝叶。本末先后高下浅深之分，学者所宜详辨也。

#### 右论著作编述钞纂三者之别

王充尝并举太史公书、刘子政序、班叔皮传以当述者之目，善哉其知言也！所谓述者，编次之业也。叔皮所续太史公后传，不可得而见矣（大部当存《汉书》中，但不易分别），即太史公、刘子政二家之书求之，而编书之法悉在焉。太史公百三十篇所采，自《六经》外，旁逮《世本》、《国语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楚汉春秋》之类，至为繁夥，尽取前人之书，施以剪裁镕铸，成一家言。盖编述之书，与立言垂训者殊途，苟义例精善，原不嫌于因袭。前乎司马氏者，